# 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创新与知识传播实践研究*

高再红　王润珏

**摘　要**　在公共图书馆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其功能定位和空间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而知识的传播与传承始终是其核心使命之一。本文根据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知名度、社交媒体平台热度等因素,选取四大城市图书馆新馆进行调研,对其空间创新实践和知识传播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全民阅读、数字化建设、文旅融合等背景下,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外部和内部均进行着多维空间生产和多重文化赋能,建构出协同、融合、沉浸式的知识传播路径。作为城市中的"知识传播综合体"和"知识传播基础设施",城市公共图书馆应不断拓展知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人与知识、人与城市的连接,从传统的信息、知识存储媒介,发展为具有影响行为、构建关系等功能的广义空间媒介。表1。参考文献43。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空间　知识传播　公共文化空间　知识基础设施

## Study on the Spatial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of Urba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Gao Zaihong　Wang Runjue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their func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have undergon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knowledge have remained one of their core missions. This study selected four newly constructed urban public libraries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public recognition and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analyzing their spatial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logic.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ational reading campaig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we found that the urba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are engaged in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production and multi-faceted cultural empowerment, both externally and internally, fostering collaborative, integrated, and immersiv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pathways. As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complexes"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frastructure", urban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continually expand the scope and depth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strengthen conne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knowledge as well as people and the city. Further more, they should evolve from traditional repositori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to broader spatial media capable of influencing behavior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1 tab. 43 refs.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Library Spac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Public Cultural Space;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IFLA-UNESCO公共图书馆宣言(2022)》中提出:"公共图书馆是知识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要不断适应新的交流方式以履行其帮助所有人普遍获取信息和有效利用信息的使命,为知识生产、信息和文化的分享与交流、促进公民参与等提供开放的空间。"[1] 近年来,为更好地适应城市、社会发展和公众的知识、文化需求,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运营理念不断更新,从建筑设计、空间布局、功能设计的创新到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再到文创产品开发、线上社区运营,城市公共图书馆正由传统的社会知识、

*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项目"新加坡媒介融合模式与社会共同意识塑造研究"(项目编号:AMRC2021-6)、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专项"英国及英联邦传播研究"(项目编号:ZWQY2524)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王润珏,电子邮箱:wrj@cuc.edu.cn。


DOI:10.13666/j.cnki.jnlc.2025.0604

信息、文化的存储机构,向兼具书店、博物馆、艺术馆、夜校、咖啡馆、商铺、休闲广场等多元功能的文化综合体转型。当前,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馆等为代表的新型公共图书馆,不仅成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和热门公共文化空间,而且在内部空间中持续通过美学设计、展陈布局和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创新丰富知识传播模态,拓展“知识”与读者的接触方式,体现出空间创新实践与知识传播实践之间的紧密关联。

因此,本文尝试厘清: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进行了哪些空间创新实践?这些空间创新实践如何改变人与知识、人与城市的连接互动方式,营造全民阅读的氛围、承担知识传播的职能?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对文化空间有了新的规划,陆续建设公共图书馆新馆,这些新馆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城市公共图书馆的最新建设理念和空间实践。在综合分析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知名度、坐落城市和建成开放时间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热度后,本研究最终选取2017年开放的天津滨海图书馆、2022年开放的上海图书馆东馆,以及2023年开放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之江馆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线上线下的调研与案例分析,对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创新实践和知识传播逻辑进行分析、归纳和讨论。

## 1 城市公共图书馆功能流变与空间理论的演进

### 1.1 知识传播功能的显现:城市公共图书馆空间的早期创新

图书馆是通过保存、传播和利用人类历代累积的知识资源来传承人类知识、促进人类进步的文化教育机构[2]。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已经出现了图书馆空间的早期创新实践,图书馆知识传播的功能定位初步显现,对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希腊化时代,任何一个市民都有权利利用希腊各个城市的图书馆,面向贵族和平民的图书馆公共性逐渐显现,其功能和布局体现出对知识传播的重视。公元前290年左右,在亚历山大城布鲁黑姆建成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当时希腊化诸国里最大的图书馆,不仅收藏希腊的几乎全部重要文献,还收有其他各国学术作品,是希腊化时代的文献中心[3](20-21)。同时,亚历山大图书馆也具备搜集收藏古物、举行宗教仪式、汇聚知识分子进行学术讨论等职能,是重要的古代文化综合体[4]。此外,帕加马王国建造的帕加马图书馆可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其考古发掘揭示了希腊化时代最为典型的图书馆建筑模式。图书馆紧靠雅典娜神殿,内部的柱廊是阅读场所,并设有书库和搁放雅典娜女神雕像的专门房间[3](24-26)。

在古罗马,图书馆的公共性进一步凸显,甚至出现了浴场图书馆的空间创新形式,知识传播对象进一步扩大。恺撒(公元前102年—前44年)在被刺杀前曾起意建造一座规模尽可能庞大的、公共的图书馆存放希腊书籍和拉丁书籍,以提升罗马文化的地位。随后的数十年间,罗马相继建设了罗马广场图书馆、阿波罗神殿图书馆、屋大维回廊图书馆、和平神殿图书馆等十余座规模宏大的单体公共图书馆。图拉真广场图书馆是这一类型图书馆的最后一座。此后,罗马城内的公共图书馆被纳入皇家公共浴场内[5]。古罗马的皇家公共浴场图书馆是“浴场、日光浴室、更衣室、体育馆、游泳池、盥洗室、餐馆、艺术画廊、商店、风景如画的花园、室内花园、户外跑道、图书馆、报告厅和宗教神殿的联合体”[6]。由于图书馆置于嘈杂的平民环境和浴场空间中,就算毫无经验的读者也不会对书籍望而却步[7],从而极大地拉近了公众与书籍的距离,推动了知识和书籍的普及。

### 1.2 知识传播使命的确立:城市公共图书馆空间的发展实践

在经历了中世纪时期的黯淡之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西方图书馆建设推向高潮。工业革命的到来和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将公共图书馆的知识传播效果进一步放大,各国开始了积极布局城市公共图书馆空间的实践进程。随着现代意义上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城市公共图书馆知

识传播的使命也逐步明晰。

在中世纪时期,大型公共图书馆被修道院图书馆、教堂图书馆取而代之,重点转向收藏与保存图书与知识,并承担一部分宗教传播职能,公共图书馆消声匿迹[3](62-74)。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到来,图书馆等各类文化机构成为弘扬理性、创造知识、传承知识的重要社会机构,私人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再次兴起。当时的知识分子把图书馆看成是交流思想、寻求美的享受的场所。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在建筑上充分体现出文艺复兴的时代气息,墙壁以浮雕装饰,地面以花砖铺砌,天花板画有彩绘、窗户安有彩色玻璃,宛如宫殿府邸;馆内摆有地球仪、浑天仪、各类地图,有的还陈列文物、古董[3](111-112),增加了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学术研究场所的文化氛围。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图书馆事业和图书出版事业两种专门行业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呼之欲出。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于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闲暇时间相对充裕且具备较高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的中产阶层迅速扩大;大众教育的普及使得具有阅读能力和阅读需求的人口也迅速增加,为公共图书馆运动奠定了基础[8]。19 世纪中叶,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英国和美国出现。英国于 1850 年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案》,规定人口在 10,000 人以上的城镇可以每人课征 0.5 英镑税款以购买土地和兴建公共图书馆,催化了城市公共图书馆的蓬勃发展[9]。1876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其宗旨中特别提到“努力使书籍和理念成为美国生活中的动力”[3](217),将知识传播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定高度。

在西方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也开始出现,且在空间选址上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1902 年创建的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被认为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公共图书馆。1909 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广化寺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后搬迁至国子监南学旧址[10]。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公共图书馆空间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被要求“以图书最迅速地、广泛地在读者中间流通的总原则,开展推广、阅览、辅导、群众工作”[11]。这一时期,在对旧有图书馆进行接收、整顿以及建设新馆等系列举措后,更多的公共图书馆向普通民众敞开大门,主要服务对象是广大的基层人民,包括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广泛建立图书流通站,将各种图书送到工地、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点[12](24,52)。此外,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从 1953 年开始举办讲座展览、宣传优秀书刊、指导群众阅读,上海图书馆在 1953 年一年就发展了 410 个读书小组[12](24,26)。城市公共图书馆开始成为实现人的知识增长与全面发展的公共文化教育空间,也是组织实施知识工程和进行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总体而言,从现代意义上公共图书馆的形成,到 20 世纪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大量兴建和快速发展,国家对城市公共图书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空间数量不断增多,其知识传播的功能也进一步显现出来。

### 1.3 知识传播路径的反思:城市公共图书馆空间的理论演进

在有关城市公共图书馆空间创新的讨论中存在着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空间创新会削弱图书馆的知识传播定位,休闲属性将凌驾于其它属性之上;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空间创新将增强图书馆的知识传播功能,提供更为丰富的人与知识的连接互动方式。

英、美等西方国家学者较早地开始批判公共图书馆空间创新中的“过度休闲”。从 20 世纪末开始,西方公共图书馆将空间创新视作挽救客流量的速效药[13]。有学者在调研西雅图、佩卡姆、温哥华和盐城湖的公共图书馆后发现,与咖啡馆、展演厅等融合的图书馆在城市更新中被有意规划为高端文旅项目和城市品牌形象工程[14]。这使得一批学者开始反思“教”与“娱”的功能平衡[15]。米洛斯拉夫·克鲁克(Miroslaw Kruk)在《公共图书馆之死:从人民大学到公营休闲中心》

中直言,西方公共图书馆在转向休闲中心后没有发挥本身特有的知识型竞争优势,而是迎合公众的消费偏好,与游乐场、视频书吧等纯商业文娱服务机构挤进同一赛道[13]。多数学者认同,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创新是以帮助所有人获取知识、利用信息、实现个人发展和自我完善为目标的。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将第三空间的概念运用于图书馆空间及功能规划中。2009 年,国际图联卫星会议将“作为场所与空间的图书馆”和“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定为主题,图书馆作为家庭空间、工作空间之外的第三空间的提法逐渐成为共识。2010 年,丹麦公共图书馆报告中首次提出图书馆四维空间模型,将体验、参与、赋权、创新作为公共图书馆愿景,将图书馆空间视作集灵感空间(Inspiration Space)、学习空间(Learning Space)、议程空间(Meeting Space)和演绎空间(Performative Space)于一体的重叠空间[16],强调了公共图书馆在空间功能上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在新兴技术的加入下,公共图书馆被认为是智能的、有组织的、联合的、网络化的和个性化的空间[17],其知识传播方式不断更新、变化。

在我国,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一批引入新兴图书馆空间设计理念、运营服务理念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新馆相继开放,成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重要创新实践主体。这些城市公共图书馆弥补了传统公共阅读空间选择性、便利性和交互性不足等问题[18],同时进行着多维空间生产和多重文化赋能[19],其空间创新实践与知识传播功能值得进一步探究。

## 2 知识传播综合体: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创新实践

对北京城市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之江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天津滨海图书馆四大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实地调研发现,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创新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见表 1)。外部空间的创新体现为图书馆选址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协同,内部空间的创新则体现为空间布局、功能分区、特色装置等带来的文化空间体验,这些共同推动着城市公共图书馆成为“知识传播综合体”,实现协同式、融合式、沉浸式的知识传播与共享。

**表 1 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新馆的空间要素分析①**

| 图书馆空间要素 | | 北京城市图书馆 | 浙江图书馆之江馆 | 上海图书馆东馆 | 天津滨海图书馆 |
|---|---|---|---|---|---|
| 外部空间要素 | 地理位置 | 北京市通州区 | 杭州市西湖区 | 上海市浦东新区 | 天津市滨海新区 |
| | 周边环境 | 位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毗邻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术中心、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等。 | 位于之江文化中心,毗邻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学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 | 毗邻世纪公园、上海科技馆、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浦东展览馆、浦东新区政府等。 | 毗邻紫云公园、滨海美术馆、滨海科技馆等。 |
| 内部空间要素 | 空间容量 | 总建筑面积 7.5 万平方米,地下 1 层,地上 3 层,设计阅览座席约 2400 个。 | 总建筑面积 8.5 万平方米,地下 2 层,地上 6 层,局部 9 层,设计阅览座席约 3000 个。 | 总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地下 2 层,地上 7 层,设计阅览座席约 6000 个。 | 总建筑面积 3.37 万平方米,地下 1 层,地上 5 层,设计读者座位 1500 个。 |

① 数据来源:各图书馆官网;数据更新时间:2025 年 2 月 14 日。

续表

| 图书馆空间要素 | | 北京城市图书馆 | 浙江图书馆之江馆 | 上海图书馆东馆 | 天津滨海图书馆 |
|---|---|---|---|---|---|
| 内部空间要素 | 开放空间 | 图书区、阅览区、森林书苑、古籍文献馆、艺术文献馆、少年儿童馆、非遗文献馆·地方文献馆、元宇宙体验馆、文化交流区、立体书库、展厅、24小时图书馆等。 | 图书区、阅览区、书籍之殿、古籍阅览区、典籍陈列区、古籍修复中心、文学艺术阅览区、地方文献阅览区、少儿借阅区、书立方、文澜剧场、展厅、城市书房等。 | 图书区、阅览区、家谱馆、健康生活馆、阅读广场、社会科学馆、未来阅读体验区、阅读推广区、馆藏精品馆、阅剧场、展厅等。 | 图书区、阅览区、书山、环球厅、音乐图书馆、蒋子龙文学馆、老年人阅览室、亲子服务区、展厅等。 |
| | 特色装置/设计 | 开放山间阅览区“知识山丘”大型山体装置、144根宛如银杏树干的立柱等。 | 连接一楼“书籍之殿”和负一楼艺术殿堂的“抵达阅读”旋转楼梯、三楼“仰望星空”铜雕。 | 阅读广场区“鸟飞了”艺术装置、一楼中庭地面“往来春秋”设计、三楼中庭“陪伴”水滴雕塑等。 | 中庭区球体多功能厅“滨海之眼”、34层波纹状“书山”阶梯平台等。 |

## 2.1 协同式传播: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外部空间布局

传统公共图书馆通常具有“孤岛”的空间特点,在城市规划中远离商业用地,并不是常见的物质生产和交换场所,而是在人满足基础生存需求之后主动参与提升精神需求的空间[20]。城市公共图书馆新馆作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注重与社区、景区、商圈、博物馆、艺术馆等空间的链接,满足公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这种以空间协同为理念的外部空间实践,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协同,也对图书馆知识传播能力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是图书馆与自然环境的协同。早期,我国图书馆学家以“四达之区”作为公共图书馆选址的重要标准,“图书馆则以便人借观为主,其地最忌奥僻,宜于都市之中,四达之区”[21];国外图书馆学家也曾表达类似的观点,认为“不必专择公园之美景也”[22],并不注重自然环境与图书馆的协同。而城市公共图书馆新馆的空间创新实践,将自然理念融入其空间建设及建筑设计中。例如上海图书馆东馆建筑造型以太湖石为灵感,选址于世纪公园旁,被大片城市森林所环抱。北京城市图书馆也以银杏树和银杏叶为主要设计元素,且位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大运河畔,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为公众提供了“知识+公园”的知识传播情境。对于城市公共图书馆新馆的环境,到访者表示“感觉书房就在树林里”(大众点评@Christchen),“落地窗边绝佳观景位,一杯咖啡一本书,可以呆上一天”(大众点评@tinasong)。

其次是图书馆与周边文化空间的协同。以浙江图书馆之江馆为例,其所处位置为之江文化中心,周边集结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学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了可满足公众各类文化需求的“文化共同体”[23]。同样坐落在文化空间集群中的还有北京城市图书馆,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术中心一同组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大文化建筑,为系列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有游客曾专程前往大运河博物馆游玩,发现博物馆闭馆后,图书馆成为最佳选择,“刷新了对图书馆的认知,这一趟收获满满,对得起来回四小时的行程”(大众点评@小花褂儿)。城市公共图书馆所建构的新型阅读空间在与周边文化空间的协同发展过程中,不仅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化新地标,更是重要的文旅融合的实践主体。如天津滨海图书馆与东疆湾沙滩、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区和机构合作,开展“沙滩阅读节”“研学游”等活动,并推出滨海休闲、工业体验、历史文化、红色旅游等精品旅游线路[24],以空间协同创新了知识传播的路径。

## 2.2 融合式传播: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内部空间设计

城市公共图书馆以实现空间开放为目标,在保留传统阅读区域的基础上,将更多空间打造为学习交流中心、多媒体阅读中心、休闲娱乐中心和大型活动中心,充分体现融合式知识传播的理念,为特色阅读活动的开展和多层次的文化体验提供了支撑。有学者提出,第一代图书馆以藏书为中心,第二代图书馆突出开放借阅,第三代图书馆则以人为本,注重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开放型、生态环境和资源融合,并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25]。本文所考察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新馆充分体现了第三代图书馆的这些特性。

以往,代表实用主义和温湿分区的保存空间、加工空间和阅览空间"三段式"图书馆是传统公共图书馆的经典空间设计;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对读者空间体验的关注推动了开放式平面设计的兴起,书籍与读者一起被放进了公共阅读空间之中[26]。在研究案例中,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新馆突破了传统的图书馆室内设计理念,以读者为中心,将阅读体验与审美体验相融合,在融合中实现知识的触达与传播。北京城市图书馆和天津滨海图书馆均采用了"书山"的设计形态,在空间利用上拥有更多灵活性,也提升了公共图书馆的审美价值。"大""美""颜值高"是公众对这些城市公共图书馆新馆的直观感受,图书馆中的公共艺术装置也频繁出现在公众评价中,如上海图书馆东馆阅读广场中央摆放的"鸟飞了"、一楼中庭地面以"抹去书刊文字,保留标点符号"方式呈现的艺术作品"往来春秋"等。

除了现代美学空间,古籍空间也是城市公共图书馆内部空间的特色组成部分,将阅读空间与传统文化体验相融合,活态化呈现、传播和利用传统文化,推动了传统文化知识的创新传播[27]。2007 年,国务院批复在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12 年,国家图书馆被批准加挂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牌子,国家典籍博物馆于两年后正式开放服务。在 2023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新版《图书馆服务宣言》中,还特别增加了保护传承优秀文化典籍的条款[28]。本文的研究案例里,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是创办于 1900 年的杭州藏书楼,如今在传承与创新之下,浙江图书馆之江馆拥有古籍修复区与典籍陈列厅,以及我国目前最大的古籍阅览区,开架陈列 10 万余册影印本古籍供读者阅览。北京城市图书馆在古籍文献馆中开设了中华经典传习所、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以公益课堂的方式积极倡导古籍阅读,带领公众学习古籍修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传播贯穿于公共图书馆空间体验的始终。

## 2.3 沉浸式传播: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内部空间体验

城市公共图书馆空间不仅是收藏文献、提供阅览的物理场所,同时也是传递意义、影响行为、建构关系、组织社会互动的动态实体[29]。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公共图书馆以文化传承为目标,结合历史文献与前沿科技,将"书中世界"呈现为公共图书馆中虚实结合的互动空间,创新读者沉浸式获取知识的路径。例如,上海图书馆东馆以《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为灵感,打造"马可·波罗奇迹之旅:探索与求知"数字沉浸互动体验展以及主题文献展。展览不仅展出了百年来《马可·波罗行纪》的诸多中译本,还运用人工智能、混合现实等技术打造马可·波罗数字人形象并展现书中涉及的沿途风光。

依托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源,各类展览、讲座活动也融入到新型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实践中,扩展了人与书籍的相遇和互动空间。最为典型的是上海图书馆东馆,设有手稿馆、家谱馆、美术文献馆等专题展览空间,各个楼层的开放式主题馆不定期策展布展。公众反馈"看展看景看书'三不误'"(大众点评@taddyhu),"把图书馆和博物馆融为了一体"(大众点评@ausom)。此外,上海图书馆曾推出"书海千里 江山有声"主题沉浸展,以红色谍战小说《千里江山图》为蓝本,展区内搭建书报亭、发报机关等装置,再现小说中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风云。公众还可以租借近代服饰,沉浸式参与解谜活动,并加入图书馆组织的《千里江山图》citywalk 活动。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实现了从“一本书籍”到“一个场域”的空间转化,做到一本书就是一个空间,让文字说话、让书籍说话、让知识说话。

公共图书馆不再被动地等待读者前来阅读,而是将书籍中的故事、知识与场馆空间、城市空间相融合,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创新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体验。结合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可视化技术,上海图书馆开发出“上海文化地标”和“上海文化年谱”等互动展项,通过体感控制、触摸时间树等形式,使读者沉浸式阅览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元宇宙体验馆,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将实体场馆复刻到云端,读者的数字化身可与虚拟世界的馆员、专家和其他读者互动交流,也可以进行数字阅读、知识分享、线上参观等活动。总体而言,以书籍、文化、知识等内容为核心的数字互动体验成为公共图书馆打造沉浸式知识传播空间的重要方式。

## 3 知识传播基础设施: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知识传播展望

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创新实践,实现了知识的协同式、融合式与沉浸式传播,为人们创造了融阅览、学习、交流、互动、亲子、休憩等为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然而,面对“形式大于内容”“网红打卡点”等争议,城市公共图书馆在未来空间创新和建设发展中应始终注重发挥“知识基础设施”功能,拓展知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人与知识、人与人的连接[30],在创新知识传播形式过程中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并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 3.1 扩大知识传播广度,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来,如何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成为社会各领域发展和建设的关键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读书日”到我国将于 2026 年启动“全民阅读活动周”,社会越来越重视阅读对于数字时代全民素养提升的重要意义,城市公共图书馆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阅读空间和知识传播综合体,必然需要在培养公民阅读意识、提高公民文化素养、服务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城市公共图书馆在传播知识时需以读者为中心,调整服务模式和服务理念,以吸引更多人走进图书馆,提升全民阅读率、消除知识鸿沟。考虑到不同人群的需求,城市公共图书馆应设置儿童阅览区、无障碍阅览区、24 小时阅览室等多元空间,并积极开展特色空间的知识传播实践。例如,上海图书馆在 2024 年上海书展期间与乐高集团携手在馆内打造“超好玩图书馆”区域,传播“在玩乐中学习和发展”的理念;北京城市图书馆拥有目前国内最大的少儿室外阅读活动空间“林间阅乐园”,配套露天剧场、水主题互动设施和植物科普园等,为特色知识传播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交流是促进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城市公共图书馆可打造各类知识交流平台,提升社会教育水平,让公众从“走进图书馆”到“爱上图书馆”,在图书馆中主动接受知识、开展对话交流、参与知识传播。例如,上海图书馆推出“上图发布”活动品牌,邀请知名作家、艺术家与公众面对面交流;北京城市图书馆面向公众开设系列讲座、沙龙、展演,打造了“文脉薪传”“城市音乐荟”“探寻北京红色记忆”“传承的力量”“未来讲堂”等多个活动品牌,发挥着知识信息自由流动对话的功能[31]。

### 3.2 增加知识传播深度,应对数字时代挑战

移动智能设备的出现和普及改变了民众的生活和学习方式,信息社会的阅读和知识传播模式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公众热衷于在互联网上获取碎片化的知识,乐于接受娱乐型和消费型

的休闲模式[32]。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泛滥、过度连接、数字不平等问题,影响着公众的知识获取质量和深度。

面对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公共图书馆应注重增加知识传播的深度、引导公众信息获取行为,提高全社会的文化价值判断力。城市公共图书馆举办的线上和线下阅读推广活动,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书籍、数据库等资源的使用能力,有效提升公民信息和文化素养[33]。作为第三空间,公共图书馆独特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社会职能决定了其知识传播的本质,与咖啡馆、茶馆等其他类型第三空间有着根本区别[34]。国内各大公共图书馆新馆已经开展了各具特色的阅读推广活动,例如北京城市图书馆专门设立了"获奖图书""阅读之城"等专区书架,配备上千种适合"终身阅读"的高品质图书。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承创新功能,营造"全民阅读""书香中国"的知识传播氛围。

数字化技术在增加公共图书馆知识传播深度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积极发展智慧图书馆等公共服务[35]。智慧图书馆的建设一方面能够以数字化方式保存人类文明和共享人类知识,确保知识传播在时间维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智能化技术将有助于挖掘公众阅读偏好,为用户提供智能化和个性化服务,在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同时提高知识传播的效率。

### 3.3 变革知识传播形式,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中国图书馆学会"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提出,要促进图书馆领域的文旅融合发展,引导图书馆探索将文化资源或服务融入旅游,多方式提供公共服务[36]。公共图书馆不是封闭的孤岛,而是与周边空间环境联结、与城市联结的"点"。以创新空间为依托,以知识传播为理念,能更好地串点成线,助推全域旅游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37]。

一方面,在创新空间赋能下,城市公共图书馆在建筑设计、文化宣传、文化特色、文创产品、文旅走读等维度进行文旅融合实践,能够成为可阅读、可参观、可互动、可体验、可消费的城市地标[38]。天津滨海图书馆对公众开放后,英国每日邮报将其称为全球"终极图书馆"(Ultimate Library),美国《时代周刊》将其列为"2018 年最值得去的 100 个地方"榜首[39];北京城市图书馆新近入选《时代周刊》"2025 年度全球 100 佳旅行目的地榜单",被称作"最受期待的公共图书馆"[40]。由此可见,城市公共图书馆正在成为城市的金名片,甚至成为全球知名旅游景点,是城市重要的文旅资源。

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图书馆可依托馆藏文献和新兴技术,将自身打造为城市推广大使,宣传推广地方历史文化与旅游资源,在潜移默化中传播知识和文化。例如,北京城市图书馆在地方文献馆中,设有"燕都印记"数字长卷展示空间,对北京三千年建城史和八百七十余年建都史进行梳理并可视化;在艺术文献馆中特别开放北京声音馆空间,活化馆藏实体文献,以声音的形式保存和展现北京城市记忆,将知识以数字化的形式传播给公众。上海图书馆东馆地方文献馆中设置了"影话外滩"互动游戏,依托上海图书馆馆藏老照片开启探秘之旅,引导读者了解外滩建筑背后的故事、根据卡片提示查阅配套书籍,通过互动化的形式将书籍与建筑和城市串联起来。布尔迪厄认为,公共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通常被描述为共享共同价值观的领域[41]。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城市公共图书馆承担着保存地方和城市记忆的功能,在书香氛围中向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强化着对城市和国家的认同,体现了作为"知识基础设施"的深层价值。

## 结语

公共图书馆是知识社会中的典型空间[42],为

公众创造了平等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机会,其本身具有知识溢出、知识传播、知识服务、知识创新、知识运用等价值[43]。在空间创新实践中,城市公共图书馆成为承载更多丰富功能且能够促进人与书、人与馆、人与人、人与城市不断互动的文化复合空间,营造出一种更具亲和力、互动性的沉浸式知识传播场域,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完善需求,是具有时代特征和国家特征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新探索。

作为城市中的"知识传播综合体",从选址建设到内部空间布局,从服务理念更新到知识传播方式创新,从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到推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城市公共图书馆促进知识生产、交流、传播、分享的功能不断凸显。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创新不仅体现为与自然环境和周边空间的协同,也融入了现代美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技术的链接之下,为公众构筑了沉浸式、互动式的深度文化体验。在全民阅读、数字化建设、文旅融合等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将与城市生活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在发挥公共文化空间属性的同时,使知识传播的广度、深度最大化,落实"知识传播基础设施"的功能定位,于空间创新中实现知识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新使命。

**参考文献**

1 The IFLA-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2022 [EB/OL]. [2024-09-19]. https://repositoryifla.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d414c76e-17ef-4581-9c0f-cc6e250a2743/content.

2 马恒通. 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J]. 图书馆,2007(1):15-21.

3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 汪世超. 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 亚历山大图书馆[J]. 大众考古,2021(7):84-89.

5 张靖,等. 罗马帝国皇家公共浴场图书馆及其历史意义[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6):117-125.

6 沃尔夫. 剑桥插图罗马史[M]. 郭小凌,等,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118.

7 伊莲内·巴利霍. 书籍秘史[M]. 李静,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405.

8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66-67.

9 袁庆东. 公共图书馆基本功能探源——历史学的透视[J]. 图书馆建设,2012(11):1-4.

10 崔锋. 千年文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址的历史演变[J]. 群言,2025(10):36-38.

11 汪东波. 公共图书馆概论[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2.

12 肖希明. 中国图书馆史:现当代图书馆卷[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13 Miroslaw Kruk. Death of the public library: from "people's university" to "public-sector leisure centre"[J]. 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1998,47(2):157-167.

14 Skot-Hanse D,et al. The rol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J]. New Library World,2013,114(2):7-19.

15 朱政德. 反思伪第三空间:对公共图书馆转型误区的批判——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为视角[J]. 天府新论,2023(2):69-78.

16 Jochumsen H,et al. The four spaces:a new model for the public library[J]. New Library World, 2012,113(11/12):586-597.

17 Kwanya T,et al. Intelligent libraries and apomediators:distinguishing between Library 3.0 and Library 2.0[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13,45(3):187-197.

18 孙英姿,等. 不同群体对新型公共阅读空间服务偏好比较研究[J]. 图书馆杂志,2024(7):51-62,100.

19 王婷. 文化治理视角下新型公共阅读空间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25(3):96-105.

20 唐晓睿.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理论溯源与创新——以城市文化阅读空间为视角[J]. 中国出版,2023(11):40-44.

21 孙毓修.图书馆[J].教育杂志,1909,1(13):65-70.
22 鲍士伟.鲍士伟博士致本会及中华教育改进社报告书[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2):6.
23 吴建中.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68.
24 天津滨海图书馆."1+4+7"解构文旅融合的"滨图经验"[EB/OL].[2024-09-02].http://tjbhlib.org.cn/bhlib/news/get/423.
25 吴建中.走向第三代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2016(6):4-9.
26 段小虎,等.重构图书馆空间的认知体系[J].图书与情报,2013(5):35-38.
27 刘一鸣,邹雅婷.文旅融合视域下公共图书馆活化地方传统文化研究[J].图书馆学刊,2021(12):55-62.
28 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服务宣言[EB/OL].[2024-09-16].https://www.lsc.org.cn/cns/html_pass/contents/1676363541657/1703426584604184576.html.
29 毛万熙."空间"如何进入媒介研究:理论源流、研究路径与问题域[J].新闻与写作,2024(7):5-19.
30 赵英.基于空间社会学的图书馆空间再造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21(8):61-64.
31 王晓敏.文化公共空间——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8):3-6.
32 吴晓霞.基于文化休闲服务的公共图书馆空间再造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12):42-44.
33 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5):4-13.
34 刘志国,等.隐性知识、知识情境与图书馆空间建设[J].现代情报,2016(1):15-19.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4-09-26].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3/P020210323538797779059.pdf.
36 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印发《中国图书馆学会"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的通知[EB/OL].[2024-09-19].https://www.lsc.org.cn/cns/html_pass/contents/1299/15358.html.
37 周淑云,等.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理论内涵、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J].图书情报工作,2021(3):28-33.
38 储节旺,夏莉.图书馆文旅融合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0(5):40-50.
39 滨海新区图书馆:做文旅融合的"网红"打卡地[EB/OL].[2024-09-27].http://tjbhlib.org.cn/bhlib/news/get/342.
40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城市图书馆入选《时代周刊》全球100佳旅行目的地[EB/OL].[2025-03-27].https://whlyj.beijing.gov.cn/zwgk/xwzx/gzdt/202503/t20250328_4047286.html.
41 Bourdieu P,Wacquant L J.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33.
42 Agnes M,et al.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core services of libraries in informational world cities[J]. Libri,2013,63(4):295-319.
43 夏开富,邹男男.从"文化元素"到"知识社会"的衍变——图书馆社会学再探[J].图书馆学研究,2023(7):2-8,28.

(高再红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2023级博士研究生,王润珏　研究员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

收稿日期:2024-12-29